

華文傳記

近幽者默

林语堂传

施建伟 著

一个“快活的天才”

一个“勤奋的天才”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

美国总统布什盛赞他的作品

他的书在西方畅销四五十年而不衰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

他就是“一团矛盾”的林语堂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好书推荐

鲁迅全传（张梦阳著）

周作人传（钱理群著）

萧红与鲁迅（袁权著）

近幽者默：林语堂传（施建伟著）

我们生命里的“七七”（齐邦媛等著）

在爱慕与矜持之间：胡适与韦莲司（周质平著）

施建伟 1939年生于江苏苏州，196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91年任国立华侨大学中国文化系主任兼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所所长，同年被破格评为教授、并成为第一批“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获得者；1993年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兼文化艺术系首任系主任、海外华人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对外汉语部主任；2001年被同济大学特聘为当年文科唯一的“资深教授”；2002年12月荣获美国加州蒙特利派克市“荣誉公民”；2003年6月被聘为同济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2007年任同济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同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名誉顾问。

已出版著作有：《鲁迅美学风格片谈》《幽默大师林语堂》《林语堂在大陆》《林语堂在海外》《林语堂廖翠凤》《虎踞江东的孙权》《港台作家传记丛书》等，发表的文章和学术论文等三百余篇。

近幽者默

林语堂传

福建漳州龙溪坂仔村的一个幼童，曾天真地对亲说：“我要写一本书，在全世界都闻名……”七十年后，这位幼童的预言实现了。幼童是林语堂，他的《京华烟云》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已出到四十版以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瑞典、西班牙、荷兰等国的版本同样畅销，四五十年而不衰。

他自认为自己是异教徒，心里却是基督教徒。

他献身文学，一直以没有进理学院为一大错误，他心近科学。

他爱中国人，但批评中国人比谁都诚实、坦白。

他崇拜西方，可是蔑视西方教育心理学家。

他是现实主义的理想家，也是满怀热情的达观者、冷静的观察家。

喜欢出奇制胜飘逸的文章、富有幻想力的作家，也喜欢论世文章，具有实用主义常识的作者。

对文学、村姑、地质、原子、音乐、电子、电动刮胡刀、科学小零件都有兴趣。

他用泥巴做模型，在玻璃片上用蜡塑风景画、人像画。

喜欢雨中散步，能游泳三码……



近幽者默

林語堂傳

林語堂著

「林語堂先生
是中國最偉大的
幽默家。」

曾任北平大學英文系教授

曾任北平大學校長秘書

曾任北平大學校長秘書

曾任北平大學校長秘書

曾任北平大學校長秘書

曾任北平大學校長秘書

曾任北平大學校長秘書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近幽者默

林语堂传

施建伟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幽者默: 林语堂传 / 施建伟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075-4715-3

I. ①近… II. ①施… III. ①林语堂 (1895-1976)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6568 号

近幽者默: 林语堂传

著 者: 施建伟
责任编辑: 张明华
特约编辑: 刘琳琳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7
责任编辑 010-5833621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50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715-3
定 价: 56.00 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

施建伟

—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这是林语堂在《论语》时期的好友徐订的原话。拙著《林语堂传》，初版于1999年4月问世。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拳头产品——《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在体例上一律没有前言，我觉得言犹未尽，责编答：在后记里说吧。所以初版的那篇洋洋数千言的后记，实际上是越俎代庖。因此，这次再版，不仅有再版前言，而且还保留1999年版的后记。

二

2014年2月14日，中央电视台4套《跨越海峡两岸的大师——林语堂》播出后，一位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友从海外来电，他以幽默的口吻调侃道：主讲嘉宾颜值巨变。是的，岁月，这是谁也无法逃避的现实。老友是2003年初在美国华语电视频道KTSF-26——《跨越地平线》的节目中看到我的，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想来，我选择林语堂研究，已有三四十年之久，一路走来，话题不断。

就近说吧，2012年香港《文学评论》第20期上，刊出了一篇报道。文中转述海外和港台地区学者批评大陆林语堂研究中的弊端：无视林氏对价值观的坚持。在信息时代，居然有人如此违背事实，令人费解。长期以来，某些生活在所谓言

论自由语境下的人,常以讽刺挖苦大陆学者的“集体失语”为时尚,在林语堂研究领域,类似情况屡见不鲜。对此,笔者曾多次以实话直说为回应。今次,为提醒批评者——真相比偏见更重要,曾决心“封笔”的我,被迫“食言”,不得不旧事重提,以便让事实来说话。

那是1989年元旦刚过,我专程从上海启程经厦门直奔漳州平和县,探访林语堂的出生地。记得当时我做了随机性的抽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当地的老漳州,竟然不知林语堂为何人,令人无比惆怅。而在应对“林语堂何许人也”的提问时,我的答案只有一个: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文化名人,他应是漳州的骄傲……漫长的二十七年过去了,现在的漳州,人人都把林语堂看作漳州的骄傲。

特别是2007年12月6—9日,林语堂国际研讨会在漳州举行,以“国际研讨会”名义为林语堂举办纪念活动,在这位举世闻名的文化名人的家乡,这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有幸参与盛会。会上,不论是与会的官员和学者,还是会外的漳州百姓都众口一词地宣称林氏是漳州的文化名片!我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早一批在林语堂研究的禁区里吃螃蟹的人,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自己探索历程中的甜酸苦辣,对比眼前的盛况,在这巨大的反差面前,万千感慨,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值!

三

我在会上做了《林语堂的精神遗产——坚持独立思想和独立品格》的发言,全文如下。

林语堂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历史证明他的价值观与当今世界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接轨的。然而,在那时,这个显而易见的价值观却被垄断话语权的权威们粗暴地否定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语堂当年曾是一位孤独的寻梦者。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到六七十年代的四十多年间,林语堂虽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在国内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是在八十年代初撰写《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的有关章节时,阴差阳错地“误入”了当时还被视为学术禁区的林语堂研究领域的——现在的青年读者也许不相

信,我在大学中文系时是无法(准确地说是允许)阅读林语堂的著作的,因为学术上的“凡是”派,根据某人在特定环境下说的某些话,已把林语堂定性为反动文人。从50年代起,我们这一代人首先是从鲁迅的作品中知道林语堂的名字,那些有关“打落水狗”或批判“幽默”的片面注解,造成了一代人对林氏的第一印象。实际上,一般人在五六十年代根本读不到林语堂的原著原文。80年代初,拿着校党委的介绍信,证明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我才在上图、徐家汇藏书楼等处读到林语堂的一些作品。从这些不完整的资料中,我惊讶地发现原始的史料与当时文学史的流行观点之间竟有如此落差。于是,我一不小心进入了“雷区”,“林语堂是鲁迅早就下过结论的人……”这是一个极有杀伤力的警告。不少好心的朋友、前辈曾不止一次地提醒我。然而我铁了心,不能对文学史上明显的冤案熟视无睹。

读过我所能找到的文字数据后,我的结论是,林语堂在风风雨雨的六十多年中,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品格和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从不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他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说自己愿意说的话,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和传统,百折不挠地守卫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在“五四”以后,左右双方都以“舆论一律”为已任的年代里,林语堂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拒绝失语的独立人士。因此,就成为左右双方轮番交替攻击的靶子:时而把他当作盟友,加以拉拢;时而又把他视为不驯服的挑战者,口诛笔伐。这种复杂的情势使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他曾自诩为“一团矛盾”,而那些对他的评价,也真是一团矛盾、矛盾百出……但这种复杂的情势也激励了知难而进的有识之士对林语堂探索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变为学术界输入了新的活力,当然我们也不奢望在一个早上就能轻松地宣告某个时代的结束。“集体失语”时代的终结,也许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过程。记得在1989年8月,拙文《林语堂出国以后》刚刚在《文汇月刊》7月号上发表,虽然,8月2日的《文汇报》和8月3日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都为拙文的刊出发布专题新闻,但是,一些使人啼笑皆非的消息也接踵而至。一天,有位好心的朋友神秘地告诉我:当地某高层指着即将停刊的《文汇月刊》龙颜大怒地说:“现在(请注意这个‘现在’的时间概念是1989年夏)居然有人还想为

林语堂翻案。”闻者无不为我担忧。然而我坚信历史不会再走回头路,不可能又重新回到那个“集体失语”的时代。后来,我有机会在一家销售量很大的报纸上,以学术研究的视角,对此做出响应:“为了忠于历史,80年代初,我仔细地读完全部《论语》,惊讶地发现原始史料与文学史上的结论之间竟有如此的距离,我甚至怀疑,某些对林语堂和论语派说长论短的人可能从来也没有读过林语堂的文章。因此,我觉得对林语堂,我有话要说!”文章就以《我有话要说》刊出,表明我拒绝失语。

作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品格,是林语堂留给后人、特别是中国当代知识界最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所包蕴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远远超过世人所称道的林语堂在一切领域里所有成就的总和。

2007年12月,在漳州召开的林语堂国际研讨会上,我与万平近先生同被誉为“林语堂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当下冠以《施建伟:鲁迅曾是林语堂的精神导师》的那段视频,就是大会期间凤凰电视台所录制的。二十年来,我曾在中国的上海、台北、香港以及美国等地多次因林语堂的话题而面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但唯独这次访谈播出时制作人用了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标题。

四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正逐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随着对林语堂研究的深入,国内对林语堂的评价,大致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鲁迅早已给他定过性,因此,“反动文人”的铁案,永世不得翻身。有人痛斥林语堂,但除了重复或注解鲁迅那几句话以外,没有更多的资料。第二种意见认为,林语堂是“五四”以来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评论家,也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不应全盘否定。文化名人徐铸成先生1983年和1988年两次对记者谈话时,都明确表示了上述意见。不料,在学术界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响。第三种意见则认为,现在的林语堂研究存在不少空白点,当务之急是发掘资料,摆出事实,填补空白,而不是忙着给他定性。《文汇月刊》1989年7月号上的拙文,就代表了第三种意向。

五

要说我对林语堂的关注还得从《流派论》说起：《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作者李何林先生，是我现代文学入门的导师——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中，找到一本封面已破烂不堪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于是“五四”时期流派蜂起的景象又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动心了……然而，在那样的岁月里，我又是那样的处境，不可能从事什么流派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才幸运地承续了中断了二十多年的思路。在撰写《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的有关章节时，我阅读了林语堂所编的《论语》等刊物和同时代的相关的报刊，找到了一些现有的文学史未曾收录的新资料，比如1934年7月26日，《申报》上刊出一篇《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檄文，摘录如下：

……大会提交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决议（甲）发表通电由梅子、高完白、童赤民起草。（乙）函请国内出版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丙）函请全国报界在鲁迅林语堂未改变作风以前一概拒绝其作品之发表及广告。（丁）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及林语堂两文妖。（戊）警告鲁迅及林语堂迅即改变其作风，否则誓与周旋。……

如果说，1926年在北京，他们同时被列入军阀的黑名单，证明了鲁迅和林语堂在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是同一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那么，八年后，在上海，他们又同时被“声讨”，这至少也说明了林语堂和鲁迅一样，被当局认为是反现实反体制的叛逆作家。然而，有的论著，却把当年在“文化围剿”中与鲁迅同时被“声讨”、被“围剿”的对象，说成是“围剿”左翼文艺的“反动的文学派别”，这岂不是颠倒黑白吗？

于是，我决心要还原林语堂的本来面目，让人们了解真实的林语堂。

六

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分化。

这种分化,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在其觉醒过程中的曲折性和艰难性。如果说,鲁迅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家代表了分化的一种结果,那么,林语堂的复杂经历则体现了分化后的另一种路向。

但是,由于林语堂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所以,若从全球性的视角来评析林语堂的功过得失,那么,林语堂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认为主要不在于他在“分化”时的表现,而在于“分化”后,他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先驱者,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在世界文坛上所进行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实际上,如果把林语堂的文化交流活动当作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和尝试,那么,也就不拘泥这一探索的积极结果和消极影响各占多大比重——不论是正面的获得,还是反面的失去,都算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更新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一笔学费吧!

七

为了追寻林语堂的足迹,1991—1993年我曾受聘于林语堂故乡闽南地区的华侨大学,当时,形成了一个以华侨大学海外华人研究所为核心的林语堂研究的学术群体。虽然,由于人员流动,这学术群体只有短短两年寿命,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已得到海内外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

1994年10月,我应邀赴台北参加纪念林语堂诞辰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幸与林语堂的家属林太乙夫妇、林相如女士等人直接交流,并与林氏在台湾的大弟子黄肇珩、马骥伸夫妇以及台湾的学者专家们就林语堂研究直抒胸怀。我不仅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而且还针对各种尖锐的提问,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在阳明山上的林语堂纪念馆里,我饱览了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1995年8月,应香港作联曾敏之先生和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邀,我赴港做了《林语堂的幽默情结》的学术报告。香港电台也就林语堂研究问题,对我做了半小时的采访报道,此时,正值林语堂诞辰100周年。因为按公历计算,到1995年才真正是林氏诞辰百周年。因此,山西和福建分别都有纪念林氏的学术研讨会。

八

从学术“禁区”到当下的局面,我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为林语堂研究在近年来取得的成果而感到出自内心的喜悦。

近三十年来,我已发表和出版了有关林语堂的专著十册,研究论文、人物传记、随笔杂感等,合计四五百万字;在中国北京、上海、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等地多次接受电视专访。然而,每次为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从来没有松口气的感觉。也许是徐訏的那句话——“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给了我无形的压力。我总觉得,或者说我们与这位博学的文化名人之间,有着一沟历史的沟。要跨越这条沟,必须付出时间、精力和勇气。

九

最后说明一点,原著五十万零二千字,再版未做过多的增删,为的是保存历史原貌,这个“原貌”的核心则是早在二十五年前,1991年拙著《林语堂在大陆》出版时,我大胆地把童年时的林语堂定位为“头角峥嵘的梦想家”,把他的家庭定位为“一个梦想主义的家庭”。第一章的标题开门见山就是“头角峥嵘的梦想家”,而且用整整两个章节、四十六页的篇幅、五千多字的内容,充分论证“梦想”对林语堂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当然,与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与今天众口一词的“中国梦”相比较的话,林语堂的梦只是出国留学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的梦,与前两者的宏大梦想无法相提并论。在1999年4月版的《林语堂传》中,我一字不动地保存了1991年文本中的第一、第二章的标题。我之所以强调这次再版对原版未做过多的增删,只是免得有人以为突出林语堂的梦想家的性格有跟风之嫌,说笑了。再版与原版的区别是增加了再版前言、再版后记,并改正了原版中的若干文字错误。

施建伟

2016年12月12日于无境斋

目 录

- 第一章 头角峥嵘的梦想家 /1**
山地的孩子——一个梦想主义的家庭——头角峥嵘的梦想家
- 第二章 生活在杂色的世界里 /16**
生活在杂色的世界里——外国传教士的影响——父亲的“家学”——去厦门上学——第一次见到外国兵舰——圣约翰大学的高才生——不能当牧师——教会学校的双重影响
- 第三章 曲折的浪漫史 /37**
赖柏英——陈锦端——廖翠凤
- 第四章 清华学校里的“清教徒” /45**
清华学校里的“清教徒”——初识“有一流才智的人”——辜鸿铭的启示
- 第五章 “在丛林中觅果的猴子” /59**
出国留学——“在丛林中觅果的猴子”——告别哈佛大学——在法国和德国——获得博士学位

- 第六章 《语丝》所孕育的文坛新秀 /74**
重返北京——初涉文坛——跻身于“任意而谈”的语丝派——在《语丝》的摇篮里成长——反对“勿谈政治”
- 第七章 与警察搏斗的“土匪” /96**
女师大学潮——用竹竿、石块与警察搏斗——以“土匪”自居——关于“费厄泼赖”的讨论——“痛打落水狗”
- 第八章 “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113**
“三一八”惨案——痛悼刘和珍、杨德群——怒斥“闲话家”——“打狗运动”的急先锋——从“任意而谈”到任意而“骂”——被列入了“通缉名单”——加入了南下的行列
- 第九章 厦门大学的文科主任 /135**
出任厦大文科主任——国学研究院的“窝里斗”——惜别鲁迅——鲁迅离开后的风波
- 第十章 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154**
在“宁汉对立”时来到武汉——目睹了风云变幻的时局——在“宁汉合流”后离开武汉
- 第十一章 追随蔡元培先生 /158**
从武汉到上海——重逢鲁迅——受到蔡元培器重——深受学生爱戴的英文教授
- 第十二章 《剪拂集》和《子见南子》 /164**
《剪拂集》：对《语丝》的怀念——《子见南子》掀起轩然大波

- 第十三章 “教科书大王”的癖嗜 /174**
“教科书大王”和“版税大王”——“南云楼”的误会——
对中文打字机的癖嗜
- 第十四章 创办《论语》半月刊 /190**
提倡幽默——在邵洵美的客厅里——两位得力的助手
- 第十五章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传主任” /199**
“土匪”心又复活了——抗议希特勒的暴行——面对总
部和胡适的矛盾
- 第十六章 欢迎萧伯纳 /206**
上海刮起一股“萧”旋风——与萧伯纳共进午餐
- 第十七章 杨铨被暗杀以后 /211**
血溅亚尔培路——他没有参加入殓仪式，但参加了出
殓下葬仪式——“要谈女人了！”和《论政治病》
- 第十八章 “有不为斋”斋主 /216**
畅谈“读书的艺术”——忆定盘路四十三号(A)的庭
园——廖翠凤是位贤内助——“有不为斋”的独特情调
- 第十九章 活跃于文坛的“幽默大师” /235**
论语派的主帅——退出《论语》编辑部——《人间世》
创刊——关于“论语八仙”种种
- 第二十章 与赛珍珠相遇 /258**
赛珍珠是个“中国通”——接住赛珍珠抛来的球——

《吾国吾民》在庐山脱稿——《四十自叙》

- 第二十一章** **“据牛角尖负隅”** /267
生活里不完全是鲜花和掌声——和鲁迅“疏离”——
“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 第二十二章** **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 /279
《吾国吾民》一炮打响——举家赴美
- 第二十三章** **人生旅途上的新航程** /285
临别赠言——对美国文明的感受——与鲁迅等人在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敌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
“西安事变”在美国的反响
- 第二十四章** **《生活的艺术》畅销美国** /293
东西文化比较研究观的总纲——推出“生活的最高
典型”的模式——异想天开的“公式”——幽默大师
的玩笑——“每月读书会”的特别推荐书
- 第二十五章** **卢沟桥的炮声传到大洋彼岸** /305
林语堂深信中国必胜——廖女士担任了妇救会副会
长——勇敢者的足迹：全家爬上了冒烟的活火山——
从佛罗伦萨到巴黎
- 第二十六章** **《京华烟云》问世** /314
“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现代中国的一
本伟大小说”——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姚木
兰——约请郁达夫译成中文